



轻经典

多余的话

瞿秋白 著

多余的话

瞿秋白 著

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多余的话 / 瞿秋白著. — 北京 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4.8

ISBN 978-7-5057-3417-3

I. ①多… II. ①瞿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76042号

 轻经典

书名 多余的话
著者 瞿秋白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 新华书店
印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 889×1194毫米 32开
7.125印张 160千字
版次 2014年10月第1版
印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057-3417-3
定价 25.00元
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 100028
电话 (010) 64668676

出版说明

瞿秋白（1899~1935），号熊伯，江苏常州人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，散文作家，文学评论家。瞿秋白作为著名的革命家和知识分子，在 20 世纪跌宕起伏、风云变幻的中国政治、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迹。瞿秋白的杂文锐利而有才气，俄语水平更是当时数一数二的。他是第一个把《国际歌》翻译成中文的人，第一个系统译介马克思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品，第一个把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介绍到中国，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、研究中国革命。瞿秋白与鲁迅有着很深的交往，曾到鲁迅家中避难。鲁迅把他看作知己，写过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期世当以同怀视之”相赠。瞿秋白的著作解放后多次出版，在纪年他诞辰 100 周年时出齐了 14 卷本的《瞿秋白文集》。

瞿秋白生于一个破落的绅士家庭，因家贫中学辍学，1917 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。1919 年，参加了五四运动，并加入了李大钊、张嵩年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。1920 年 8 月，瞿秋白被北京《晨报》和上海《时事新报》聘为特约通讯员到莫斯科采访。1921 年秋，莫斯科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，瞿秋白作为当时莫斯科仅有的翻译人才，进入该校任翻译和助教，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。1921 年 5 月由张太雷介绍加入

俄共（布）组织，1922年春，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党的第三、四、五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，均当选为中央委员。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的紧要关头，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中央“八七”会议，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，提出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正确主张。“八七”会议后担任中共中央书记，主持中央工作，曾犯过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。在六届四中全会上，遭受王明“左”倾教条主义的打击，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。1934年，红军长征后，瞿秋白被留在即将沦陷的瑞金。1935年2月，在随军突围向香港转移途中，于福建长汀被地方反动武装俘获，关押在上杭监狱期间，由于叛徒指认，瞿秋白身份暴露，5月9日被押解到长汀，6月18日从容就义于福建长汀中山公园，牺牲时年仅三十六岁。

为革命英勇献身的瞿秋白却在很长一段时间背负着“叛徒”的罪名。这一切，皆因他在就义前夕写下的那篇遗文——《多余的话》。《多余的话》全文两万余字，总标题后引《诗经·黍离》“知我者，谓我心忧；不知我者，谓我何求”作为题记。正文共列七个标题：何必说——代序、“历史的误会”、脆弱的二元人物、我和马克思主义、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、“文人”、告别。这份自白，后人读来所感受到的不是作者昂扬向上的斗志，而是内心的痛苦、忧郁、厌倦。文中表达的个人际遇感受，与时代的革命洪流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冲突，给后人留下了不同解读的历史谜题，也给他身后造成了诸多误解与政治的余波。“文革”期间，《多余的话》被看成“一个叛徒的自白书”、“自首叛变的铁证”，瞿秋白被视为“叛徒”。

也有人怀疑《多余的话》是国民党伪造的，因为1935年

8、9月，“中统”特务组织主办的《社会新闻》杂志最先部分刊载了这篇《多余的话》。但是，从文章的内容、所述事实与文风看，应是瞿秋白所写。因作者的手稿至今未曾面世，文中是否有国民党当局篡改之处，也难以断定。

瞿秋白不同于方志敏，《多余的话》也不同于方志敏的《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》等遗文。《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》是革命战士英勇不屈的战斗宣言，它记述方志敏生命不息、战斗不止的最后岁月；《多余的话》则是沉潜自省的灵魂自白，在《多余的话》中，瞿秋白把一个共产党人曾经拥有过的浪漫、热情、执著、苦闷、困惑、坚定等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曲折的心路历程，都以其本来面目呈现在两万多字的自白中。《多余的话》的独特价值就在于他的坦诚与真实，读者从中看到了一个立体的“人”。如果仅仅着眼于文中那些“自我谴责”、消沉的意绪，确实暗示了他对斗争哲学的深刻厌倦，《多余的话》肯定是与革命主旋律不和谐的音符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中，人们没有忘记瞿秋白。1979年，中央纪委成立专案组复查瞿秋白被捕一案。1980年10月，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》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转发，正式为瞿秋白同志平反昭雪。《报告》指出，瞿秋白被捕后“拒绝劝降”，“坚持了党的立场，保持了革命的节操，显示了视死如归，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”，《多余的话》“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；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、共产主义；三没有吹捧国民党；四没有向敌人求饶乞求不死的任何内容，《多余的话》里，虽然也有一些消沉的语言，但是，客观地、全面地加以分析，决不能认为是叛

变投降的自白书”。从而推翻了以往《多余的话》是其“叛徒铁证”的不实之词。1991年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》第七卷中，收入了《多余的话》一文。

目录

多余的话

- 何必说? (代序) /5
“历史的误会” /7
脆弱的二元人物 /12
我和马克思主义 /16
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/21
“文人” /26
告别 /32
记忆中的日期 /37

乱弹

- 乱弹 (代序) /43
世纪末的悲哀 /48
画狗罢 /51
哑巴文学 /54
一种云 /56
非洲鬼话 /58
狗样的英雄 /62
猫样的诗人 /68

吉河德的时代 /71
苦力的翻译 /74
水陆道场 /76
 民族的灵魂 /76
 流氓尼德 /79
 鹦哥儿 /83
 沉默 /86
 暴风雨之前 /88
 新鲜活死人的诗 /90
财神还是反财神? /94
 财神的神通 /94
 狗道主义 /97
 红萝卜 /100
 “忏悔” /103
 反财神 /106
 小白龙 /109
《铁流》在巴黎 /112
谈谈《三人行》 /118

散论

房龙的“地理”和自己 /129
《鲁迅杂感选集》序言 /134

猪八戒 /160
美国的真正悲剧 /163
萧伯纳并非西洋唐伯虎 /170
慈善家的妈妈 /172
鬼脸的辩护 /174
王道诗话 /178
关于女人 /180
真假堂吉诃德 /182
透底 /184
中国文与中国人 /186
关于高尔基的书 /188
“非政治化的”高尔基 /192
“美” /196
出卖灵魂的秘诀 /199
最艺术的国家 /201
人才易得 /203
择吉 /205
《子夜》和国货年 /207
“打倒帝国主义”的古典 /211

多余的话

知我者，
 谓我心忧；
不知我者，
 谓我何求。^①

① 语出《诗经·黍离》。

何必说？（代序）

话既然是多余的，又何必说呢？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，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，甚〔至〕不能按星期来算了。就是有话，也可说可不说的了。

但是，不幸我卷入了“历史的纠葛”——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。我不怕人家责备，归罪，我倒怕人家“钦佩”。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，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；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，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。

而且，因为“历史的误会”，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——正因为勉强，所以也永久做不好，手里做着这个，心里想着那个。在当时是形格势禁，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，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。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，被拉出了队伍，只剩得我自己了。心上有不能自己的冲动和需要：说一说内心的话，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。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布尔乔亚智〔知〕识者的“自我分析”的脾气，不能够不发作了。

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，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，但是，我还是写一写罢。人往往喜欢谈天，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，能够乱谈几句，心上也就痛快了。何

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，这是我最后“谈天”的机会呢？

瞿秋白

一九三五，五，一七，于汀州狱中

“历史的误会”

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，孑然一身跑到北京，本想能够考进北大，研究中国文学，将来做个教员度这一世，甚[什]么“治国平天下”的大志都是没有的，坏在“读书种子”爱书本子，爱文艺，不能“安分守己的”专心于升官发财。到了北京之后，住在堂兄纯白家里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——他却没有这种可能，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，又没有考上，结果，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“出身”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。这样，我就开始学俄文了（一九一七年夏），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，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，不过当做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。

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，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，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。可是，根据我的性格，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，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，所以最早我同郑振铎、瞿世英、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《新社会》杂志^①的时候，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，而且，根本上我不是一个“政治动物”。五四运动期间，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，不久，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，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，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，都不过

^① 《新社会》旬刊，1919年1月1日创刊，次年5月被查封。